

⑧ 卷說小 系大學文丰十三副聯

車列命生



就



⑧ 卷說小 系大學文平十三副聯

車列命生

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 小說卷⑧

生命列車

編者 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合報社
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

總經理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

電話：七〇七四一五一—三

印刷者 永裕印刷廠

定價：精裝本三二〇元
平裝本二六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

印翻禁・權版有

作家翦影

上：鍾肇政攝於鍾理和紀念館的破土典禮。（民國六十九年）
下：鍾肇政民國七十年赴日考察，攝於桃園中正機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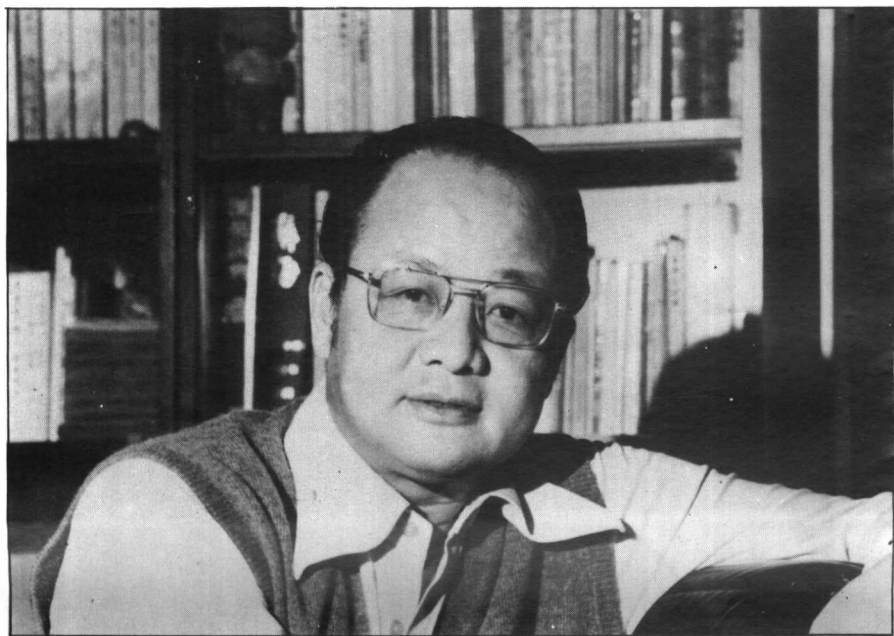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：童年的楊明顯，攝於北平家中。
下：年輕時的金兆攝於北平一公園中。



上：楊明顯攝於北平之冬。
下：金兆攝於香港家居的書房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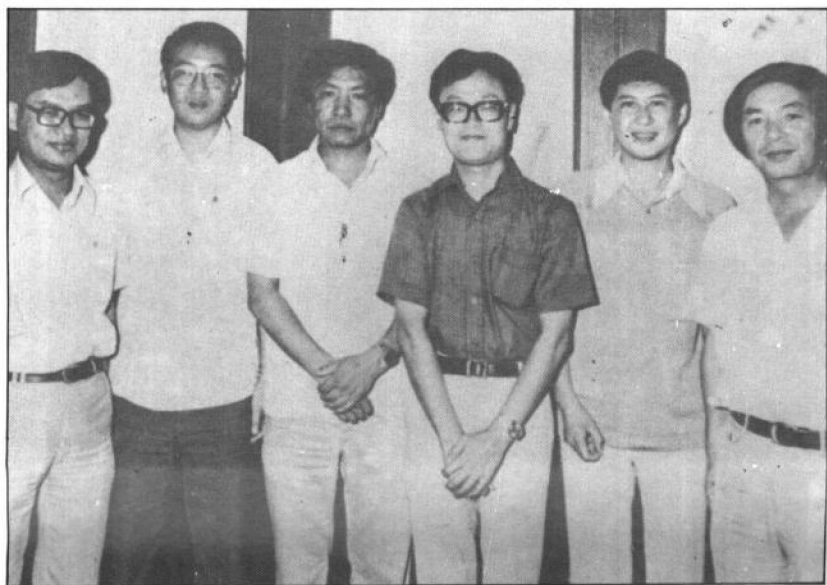
右上：藝術評論家莊伯和攝於韓國旅次。
 右下：聯副「新人月」作家小聚的現場，左起蘇偉
 貞、翟韋、李嶺嶺、彭碧玉（民國六十八年）
 左上：（左起）胡金銓、鍾玲夫婦攝於台北的餐聚
 左下：誠然谷（中）及其夫人（右）回國，接受聯
 副邀宴。左起第一人為聯副編輯何傳馨。（
 民國六十八年）







上：張系國攝於美國德州奧斯汀舉行的「台灣小說座談會」。(民國六十七年)
 下：鄭愁予返國，在聯副聚會中與文友合影，左起：曾永義、沈謙、鄭愁予、黃永武、白先勇、許世旭。(民國六十八年)



風雲三十年

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

——三十年來中國現代文學之發展與聯副

文化爲文藝的根幹，文藝乃文化的花果！

三十年來，我國文壇的成果是豐碩的，如果要用八個字來加以描述，那就是——根柢槃深，枝葉峻茂。就實際狀況而言，不但文藝創作蓬勃發展，理論與批評開拓新境，文學教育普及推廣，各方面呈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新氣象；更重要的是，總覽全局，三十年來的文學，在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史上，實爲一承先啟後的關鍵時期，而聯合報自從民國四十年九月十六日在臺北創刊以來，迄今恰逢三十周年，聯副對於現代文壇的貢獻，是有目共睹的。

壹 近三十年文學花果蔚著成林

有關三十年來的文學在現代文學發展上的重要性，以及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，近年來文藝界和學術界迭有討論。綜合各種觀點，其主要的論點有三：

第一，自從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以後，中國文學的主流掌握在中華民國政府所在的臺灣。大陸上的作家受到種種束縛和限制，沒有充分的創作自由。在共黨統治之下，文學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，文學生命遭受到致命的摧殘與斷喪，禁錮的心靈，又如何能產生傑作？雖然有若干抗議文學、傷痕文學在地下流傳，但總沒有我們的蓬勃氣象。所以，臺灣這三十年來的文學，將在廿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必然是居於主流地位。

第二，從文學發展史考察，凡是文風有所轉變、激盪、革新的時期，往往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階段。而民國初年的新文學運動，實為中國文學發展演進的一個重大轉捩點。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或為中國文學的主要工具，新興的詩歌、散文、小說、戲劇爭相競起，使中國現代文學所採用的語言文字和體裁形式徹底革新，邁向一個新紀元。中國現代文壇由於外來文化的交流激盪和社會環境的變遷，灌注了嶄新的精神與活力，百家爭鳴，極態盡妍。現代文學和傳統文學迥然不同，這種空前後的轉變，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必然是非常重要的討論課題。

第三，新文學運動的前三十年，一切尚在萌芽階段，作家在嘗試、學習、磨練中逐漸成長，摸索着尋找與開創新方向。因此，前三十年的文學，無論在主題意識、體裁形式，乃至於文字技巧各方面，作品水準難免參差不齊，藝術價值也難臻高峯。而後三十年，也就是最近三十年，經過向西方學習借鏡，向傳統擷取精華，乃至於作家們的自我突破、創造，不但

超越前人，而且已經開拓了自己的道路；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，正邁向成熟，接近花果燦爛的收穫季了。三十年蔚著成林，人才輩出，佳作無數，無論作品的質與量，均有豐碩的成績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，中華民國近三十年來的文壇，經過不斷地努力、成長、茁壯，已達到新文學運動以來最蓬勃旺盛的階段，在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演進上，洵屬承先啟後的關鍵時期。

貳 豐富民族文學內涵的三十年

就實際的創作主流方向而言，三十年來的文壇發展，大致上可以分作三個階段：

第一個階段是前十年的五十年代，以「大陸文化的回顧」為主流：由於抗戰、剿共兩大戰亂所引發的出自內心的創痛，作品滿溢着懷鄉之情、憂國之思，題材頗多為故國山河的眷念，戰亂流離的飄泊，與抗戰前後人事物的描述。充滿反共精神的「戰鬪文藝」，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此時期文壇上原本一片荒蕪；光復之後不久，本省同胞剛從日本的統治下獲得解脫，由於語言障礙，使得原有文壇甚為寂寥；大陸來臺的少數前輩作家，有希望而又在繼續創作不輟的，也是為數不多；因此文壇上幾乎呈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。

在這一片荒涼的文學園地上，最活躍的不是文人，而是武士。當時從事寫作的，大半是軍中作家，他們原本是流亡學生，隨政府從軍來臺，將慘痛的生活經驗、流亡歷程，嘗試着

用文學形式表現出來，並不十分講求技巧，形成略帶草莽作風的「兵的文學」。軍中作家富有團隊精神，有熱情、有勇氣，共患難、互勉勵，再加上豐富的生活體驗，作品表現了意志昂揚、雄豪奔放的氣勢，富有民族意識和戰鬥精神。在五十年代的拓荒期，軍中作家致力於臺灣文壇之開創、奠基與發展，貢獻良多。軍中作家的成就，不但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，而且是國際文壇的一個特例；無論作家之人數，作品之質與量，以及在當時文壇所占的比重，都是史無前例的。

第二個階段是中間十年的六十年代，其創作主流為「海洋文化的嚮往」：在臺灣受教育的年輕作家興起，由「兵的文學」轉向「秀才的文學」。文學的主要來源有二：一是來自生活經驗的，一是來自知識的，兩者的結合，就是「兵的文學」和「秀才的文學」的交流融合。留洋的熱潮，使得留學生文藝頗為盛行，產生了許多以描寫留學生活為題材的作品。同時，大量譯介西方文學作品與理論，國內作家作品的體裁形式、主題筆觸、表現方式等，均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強烈影響，不斷嘗試新的形式與技巧。在西潮的衝擊下，西方的文學思潮與技巧大量橫的移植，固然產生若干偏失，然而就文學的藝術性與表現技巧而言，無疑地有了長足的進步。

這段時期，在文壇上最活躍的是學院作家，由大學出身，尤以外文系居多。學院的訓練，使他們得風氣之先，受到西洋文學的薰陶，在創作上着重形式技巧，執筆時多有一把衡量的尺，作自我的要求。年輕的作家們，在結構上頗能多下功夫，追求表現的多元性，常運

用隱喻、象徵等暗示性的語言，使得主題較為含蓄。他們刻意追尋的對象，有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、意識流手法的小說、自動語言的詩等。有若干作家走入個人的世界、感官經驗的世界、潛意識和夢的世界。現代詩頗能由單純即興的抒情，進入冷靜觀照與多元表現的境域；現代小說也多能由表面敘述而進入人物的內心和事物的本質。作品頗富有實驗精神，由平面邁向立體。成功的例子，固然很多，但也有一些失敗的，淪為白日的囁語。現代文學接受外來的影響，已經由從前的莫泊桑、易卜生、蕭伯納、羅曼羅蘭、托爾斯泰等，轉向十九世紀以來西歐、美國更多的詩人和小說家，如艾略特、葉慈、梵樂希、里爾克、佛洛斯特、喬艾斯、海明威、福克納、卡夫卡的小說等。新潮電影和印象主義以來的現代藝術，從柏格曼到黑澤明的電影，從莫內到巴洛克的新藝術，對當時的作家們，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與啟示。

第三階段是後十年的七十年代，重點在本土文化環境與條件的掌握：作品內容題材以反映臺灣現實的社會環境為主流，語言技巧有由絢爛歸於樸實的現象。這固然受到國際性文化尋根潮流的影響，同時在文學發展的趨勢上，也是一種必然的轉變。第一階段「大陸文化的回顧」，已經寫得很多，常常要依賴對以往的回憶來創作，時日一久，頗有題材難以為繼的現象，且令人感覺距離太遠。更重要的是，新起的年輕作家，並沒有那一段的生活經驗，當然也就難以著筆。第二階段「海洋文化的嚮往」的結果，好作品雖產生不少，但總具有疏離感，而且過份朝向西方，不免有所偏失。因此，在文學演進的過程中，第三階段也可說是作

家們自己針對以往的偏失所做的調整與修正。本土文化環境與條件的重視，乃是以樸實的語言文字，描述我們立足的土地上的人事物和種種現象。題材內容範疇擴及社會各種階層，特別是低階層人民的生活；從山地到漁村，從礦場到農家，發揮文學家廣大的同情與愛心，充分顯示了對社會的關懷與投注。許多年輕的作家們，在受過良好的學院教育後，走進社會各種不同的角落，伸展了文明的觸鬚，透過精神的關照與文學的感染，使我們聽到廣大階層的聲音，感受到民族脈搏的躍動，體驗到現代的中國人是如何適應環境變遷，迎接各種挑戰，如何努力奮發，一步一步走向更光明的境域。鄉土小說、新聞詩、傳真文學……等，都是在這種背景下勃興的。

此一階段，在文壇上最活躍的是本省作家，遠在中國新文學革命之初，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作家，就受到祖國新文學運動的激盪。民國九年，東京的留學生曾組織「臺灣青年雜誌社」，發行月刊，藉以激勵民族意識，改革社會風氣，反抗臺灣總督府的專制統治。光復後，省籍作家心靈解放，老一輩的即嘗試以祖國的語文從事創作，其精神毅力令人敬佩。及至新一代（國語的一代）的省籍作家興起，文字技巧樸實，語言純真親切，流露濃厚的鄉土風味，在文壇上獨樹一幟。等到民國五十四年，文壇社出版鍾肇政所編「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」十巨冊，幼獅出版「臺灣青年文學叢書」，臺省作家已經在中國文壇上站立起來，成績斐然。而第三階段的文壇，鄉土的作品，不但成爲這一時期文學的重要特色，也豐富了民族文學的內容。不過，這一階段新興的一代，在作家背景上，已經很難以看出明顯的區別。鄉

土文學雖帶着若干地域的感情，但多數已擴充爲民族的情感，「胸懷鄉土情，放眼天下瀾」，不正是目前作家們的最佳寫照嗎？至於有人以階級文學的紅框框來套鄉土文學，那根本是對純正鄉土文學的一種曲解和污辱。

由於描寫臺灣農村生活的鄉土文學很多，不少作品採用若干方言，雖然對於文學傳達的效果略有影響，但適度地運用方言，不但使得作品更加生動傳神，同時也豐富了國語的語彙。

參 文學觀的省察、論爭與成熟

三十年來國內的文壇，情況十分熱鬧，氣氛也相當熱烈。由於不同的背景，對文學的見解迥異，曾先後引發若干次激烈的文學爭議，如新詩的論戰、文學教育的論戰、鄉土文學的論戰……等。在當時，儘管爭辯得面紅耳赤，針鋒相對，各不相讓，甚至有若干情緒化的反應。可是，事後平靜下來，經過冷靜地省察與思索，大致上都能表現出「求其所同，尊重其所異」的精神，對於重要的文學問題，大都能獲致理性的認知與進一步的澄清。

智慧是需要摩擦才會發光的。許多對文學的不同看法與主張，表面上南轅北轍，迥然相異，其實還是相互關連，有其溝通點。經過彼此的爭議論辯，意見慢慢調整融合，在看法上逐漸有所認同。一般說來，目前有關文學創作的方向，有幾項大家一致的體認：

(一) 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文學的精神

現代文學雖然與中國過去的古典文學迥異，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是一脈相承；文學傳統並非固定的沿襲不變，而是日久常新的。傳統不是死的東西，他正像一條活的河流，從發源地開始，沿途匯聚了許多條支流，灌注了許多嶄新的成份，才能够源遠流長，日益茁壯。文學創作必先去拜訪古人，讓靈魂在傑作中尋幽訪勝，然後可以提昇自己的精神意志，拓展自己的胸懷境域，瞭解古聖先賢們賴以千古不朽的最得力之處。創作之基礎，即在於擷取傳統精華，並從而發揚光大之。十六世紀的意大利詩人維達（Bishop Vida）在「論詩藝」中一再強調：「去造訪古人，囊括古人的全部財富。」

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，古典文學源遠流長，我們更應該站在振興民族文學的立場，向傳統歸宗，進一步豐富我們的文學傳統。擷取傳統精華，並賦古典以新貌，是創作者和文學研究者一致的看法。

然而傳統的優點、古人的文學與文化財富，並非只憑沿襲繼承所能掌握，必須下一番沈潛功夫，深入熟斲，才能得其精髓，化爲己用。擷取傳統精華，更非一意守舊地蹈襲；而是入乎其內，出乎其外，得其精神而遺其形貌；採花釀蜜，食桑吐絲；破其卷，得其神；而別出杼軸，憂憂獨造。摹擬而後鎔成，開創一代文學的新機運，表現出廿世紀中國文人的智慧與成績，使我們光輝燦爛的文學傳統，增加嶄新的財富，煥發出更新的意義與光芒。